

## 身体的轻和生命的重

-纪念许倬云先生



2025年8月4 日,许倬云先生在 美国溘然长逝,消 息传来,学界内外

这位毕生眷恋故土的史学大家, 生前始终渴望踏上归途,那句"但悲不 见九州同"的感叹,道尽了漂泊游子对 故国山河的无尽牵挂,却终因身体的 桎梏,未能如愿,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我一直关注着先生的微信视频 号,每期更新都未曾错过,可我知道, 那个手机屏幕上目光炯炯、侃侃而谈 的身影,再也不会有新的动态了。先 生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洞察历 史的智者。

许倬云先生出生于江南的书香门 第,家族的文化底蕴为他铺就了通往 传统文化的道路。自幼浸润在儒学的 熏陶中,"仁义礼智信"的道义早已融 入他的血脉,塑造了他深深的中华情 怀。五岁便能背诵《诗经》百篇的他, 对华夏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与认 同。即便后来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 从事学术研究,他的根始终牢牢扎在 中华大地。在他的微信视频号里,每 一次对"中国精神"的阐释,都饱含着 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呼唤,字里行间皆 是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心。

他曾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中国 人,我的学问、我的情感,都与这片土 地紧密相连。"这份纯粹,让他在纷繁 复杂的学术世界里,始终坚守着对中 华文化的信仰与传承。

然而,命运却对这位满怀赤诚的 学者开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玩笑。许 倬云先生自幼便身有残疾,骨骼发 育的异常让他身高不足一米五,手 脚皆"跛",行动极为不便。早年的 照片中,他总是倚杖而立,背脊微微 弯曲,如一株在风雨中艰难挺立的 小草,随时可能被命运的狂风暴雨 所摧折。在世俗的眼光里,这样 具残缺的身体是"轻"的,轻得一阵 风就能将其吹倒,轻得似乎难以承 载生活的重量。

年长的梁实秋先生曾在一次活动 中想要搀扶他上楼梯,却被他婉言拒 绝。这拒绝的背后,是他对生命尊严 的坚守,是不愿因身体的残缺而被视 为"轻"者的倔强。或许,在这份倔强 之下,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但 正是这份复杂的情感,化作了他不断 攀登学术高峰的动能,承载起了无比 厚重的文化生命。

许倬云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史学 界堪称丰碑。他的著作《万古江河》, 以宏大的视野梳理了中华文明从青铜 时代到信息社会的发展脉络,跨越数 千年的时空,把文明的兴衰荣辱娓娓 道来。在书中,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医者,精准地触摸到中华文明的脉搏, 于细微的文化肌理中感知着文明的每 一次跳动;又似一位技艺精湛的庖丁, 洞悉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将纷繁复 杂的历史事件剖析得入木三分。这部 著作笔力千钧,却又能做到举重若轻, 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卓越的思 辨能力。

《汉代农业》一书则聚焦于特定历 史时期的农业发展,通过对大量史料 的梳理与分析,揭示了汉代农业制度 背后士卒与百姓的血汗付出,让我们 看到了宏大历史叙事下个体的生存状 态。《求古篇》中,他深入探讨了礼崩乐 坏之际士人的道义坚守,为我们理解 那个动荡时代的精神内核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这些著作的诞生,离不开他 皓首穷经的钻研,更离不开他呕心沥 血的付出。身体的局限将他困于一隅 之地,但他的思想却能冲破时空的阻 隔,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驰骋,这无疑 是对身体之"轻"与生命之"重"最深刻

的诠释与超越。 许倬云先生生命之"重",更体现 星空,永远闪耀不朽的光芒。

在他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命运紧密 相连的宏大情怀之中。抗战时期,年 少的他随学校辗转流徙于西南地区, 亲眼目睹了战火纷飞中饿殍遍野、稚 子失怙的悲惨景象。那些刻骨铭心的 画面,在他心中埋下了"为苍生写史' 的种子,他曾坦言:"我见不得苦难,故 要弄清苦难从何而来。"这份对苍生的 悲悯,成为了他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他的笔下,汉代屯垦制不 再是冰冷的制度条文,而是承载着无 数士卒的血泪;宋代流民的背井离乡, 不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而是充满了 沉重的叹息;明代海禁下渔民的遭遇, 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饱含着无 声的哀嚎。他的史学研究,深深扎根 于民族苦难的土壤,从中汲取养分,最 终生长出一片关怀众生的学术森林。

他的生命之"重",还体现在对 "人"本身超越阶级的深切关怀上。在 传统史学研究中,帝王将相往往是叙 事的中心,而普通民众则沦为历史的 背景板。但许倬云先生却不屑于此, 他执着于挖掘"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 史,让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遗忘的个体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历史大脉 络》中,他专门开辟章节赞扬"工匠与 农夫的智慧",他说:"长城的砖石里, 有窑工的体温;运河的堤岸上,有纤夫 的脚印。"这种将目光下移的史学视 角,就是一束强光,照亮了历史黑暗中 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让我们看到了普 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当 被问及"研究历史有何用"时,先生的 回答直指史学的本真:"让每个普通人 知道,自己的祖先曾怎样生活,怎样思 考,怎样在绝境中开出花来。"在他看 来,历史真正的重量,不在于朝代的更 迭与权力的交替,而在于对每一个平 凡生命价值的确认与尊重。

步入晚年,许倬云先生的身体愈 发衰弱,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目力的衰微让他难以阅读,手足的僵 硬使他无法执笔,但他对学问的热爱 与对传承的期盼却丝毫未减。他便通 过口授的方式,让弟子记录下自己的 心得与见解,继续着学术研究的事 业。在他的微信视频号里,我们总能 看到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一面摆满 书籍的书墙,他从容地讲解着《尚书》 的智慧,论述着《红楼梦》的悲悯,言谈 举止间如春风拂柳般温和,所阐述的 道理却如泰山般厚重。在一期关于 "衰老"的视频中,他笑着说:"我这身 子骨,早该散架了,全靠念头撑着。" 这支撑着他的"念头",便是对学问的 痴迷、对乡土的眷恋以及对知识薪火 相传的殷切期盼。

尽管许倬云先生最终未能在生前 踏上故土,实现归乡的愿望,这无疑是 天地间的一大憾事。但他的精神早已 跨越重洋,完成了一场更为壮阔的归 乡之旅。《万古江河》的字里行间,流淌 着长江黄河的奔腾波涛;《许倬云说历 史》的深邃篇章,映照出紫禁城的巍峨 身影。他曾说:"心若在,乡便在。"如 今,斯人已逝,但他的思想如同风中传 播的种子,已经悄然落入华夏的沃土, 等待着在未来生根发芽,绽放出新的 生命。这是灵魂的归根,是超越地理 界限的永恒还乡。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是一面映照 人性的青铜镜,既照出了肉身存在的 脆弱与局限,更烛照了精神所能抵达 的无限边疆;既映现了命运的残酷与 坎坷,更彰显了意志的倔强与灵魂的 凌云高度。

身体的轻与生命的重,个体的渺 小与文明的宏大,许倬云先生用他的 一生,完成了这场惊人的重量转换。 愿先生魂归之处,能得见黄河水清、泰 山长青,耳畔能听到故国的弦歌悠扬, 安然栖息在那永恒的故乡梦里。在那 里,肉身的局限不再存在,唯有精神的

## 秋天捎来一封信

时序已滑入早秋的领地,暑气却像 块浸了汗的棉絮,沉甸甸地闷在空气里 不肯走。直到前几天的台风裹来一场 透雨,才算冲散夏末最后一点燥。夜里 推窗,凉风溜进来,像猫爪轻轻扫过肌 肤,浑身毛孔都松快了。

清晨出门,天上的云是未干的水墨 画,灰扑扑叠着,厚得能拧出水。风在 云层下活得自在,穿街过巷时拽着树梢 打秋千,逗得梧桐叶沙沙笑,又掀起路 人衣角跳起舞。草叶垂着昨夜的雨珠, 衣摆被风推搡着往前赶,心思忽然活泛 起来,像浸了水的茶叶,在风里雨里缓 缓舒展。秋风裹着草木的芬芳,肌肤触 到那点微凉,才恍然惊觉:秋来了。

午后我绕行到小区不远处湿地西 湖边,湖畔正摊开一幅新旧相掺的画。 枯荷蜷成老人手背的皱纹,褐边脆得一 碰就响;新叶卷着嫩尖,叶上水珠滚来

滚去,映着云影像揉碎的星子。有朵迟 开的荷花半藏在叶间,粉瓣抿着,倒像 怕见生人的小姑娘

这光景总让我想起齐白石的荷 塘。老人画秋荷,从不用浓墨重彩铺陈 萧瑟,反是让枯与荣在纸上打架——新 抽的荷叶卷着嫩尖,像刚睡醒的孩子揉 眼睛,旁边却卧着半枯的莲蓬,褐色的 梗子斜斜地支着,像位拄杖的老者。他 笔下的荷花最是鲜活,花瓣胖嘟嘟的, 红得像姑娘羞怯的脸颊,偶有几朵谢 了,便露出青嫩的莲蓬,墨笔点出的莲 子鼓囊囊的,倒比盛开时更有烟火气。 记得他曾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从前看他画枯荷,总觉几笔焦墨太过随 意,此刻站在塘边才懂,那些看似漫不 经心的线条,原是秋荷最本真的筋骨: 卷边的叶、垂头的梗、饱满的籽,全是时 光走过的痕迹,半点都瞒不了人。他画

里的秋,从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愁 绪,倒像《红楼梦》里史湘云醉卧芍药裀 的憨态,枯荣同欢,得失共喜,自有一番

傍晚回家,我撞见儿子正蹲在地上 收拾行李。运动服被他揉成一团塞进 角落,倒像只刚打完架的小兽;专业书 一本本摞起来,书脊朝外,像列队待命 的士兵;充电宝被他随手扔进侧袋,线 绳露在外面,活像拖了条小尾巴。看着 他把球鞋、耳机、剃须刀一一塞进行李 箱,那箱子渐渐鼓成座小山,他又要带 着自己的梦想远行了。忽然想起两个

月前在车站接他的情景,这小子推着行 李箱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切 仿佛还在昨天,他又要走了,心里有些 依依不舍,孩子大了,离我们越来越远, 家便成了日复一日的守望。

晚风渐凉时,独自在巷子里走。路 灯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个调皮的孩 子跟着我。忽想起汪曾祺写过,"秋天 的好处是让人平静"。此刻风里没有桂 香,只有草木的清苦混着泥土的腥甜, 倒比任何香气都让人安心——这大概 就是秋捎来的一封信,字里行间都是: 放下,然后期待。



周文静 摄

## 秋荷遐思

爱荷,尤爱秋荷。这爱,是初见 时的惊鸿一瞥,是缄默无言中的深深 懂得。

夏日的荷塘总是热闹非凡。粉 妆玉琢的荷花,像极了豆蔻年华的 少女,撑着碧绿的罗裙,在熏风艳 阳里翩跹起舞。游人们举着相机蜂 拥而至,快门声此起彼伏,赞叹声不 绝于耳。那时的荷,美得张扬,美得 夺目,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夏天仿 佛是为它准备的舞台,而它也确实 不负众望,将生命的绚烂演绎到了 极致

秋荷则不同,它褪去了华丽的外 衣,收敛了夺目的光彩,自有另一番 风骨。少了众星捧月似的围观,多了 几分清冷孤高;褪去了浮华喧嚣,却 更显金贵自持。这种美,是繁华落尽 见纯真,是坦然面对生命慢慢逝去的

也许,不是人人都能欣赏,但懂 得的人,必是经历过流年的洗涤,岁 月的沉淀;和秋荷一样,拥有过美丽 的故事。

这样一个微凉的清晨,薄雾还未 散尽,我独自来到荷塘。这里早已 "门前冷落车马稀",往日的喧嚣如 潮水般退去,只留下几枝残荷静立 水中。它们的叶片不再圆满如盖, 边缘蜷曲着,泛出斑驳的黄锈色,像 是被岁月浸染过的成熟,每一道褶 皱里都熨烫过一个只有风知道的故 事。茎秆也不再挺拔,却依然倔强 地支撑着干枯的莲蓬。阳光斜斜地 穿透晨雾,在残破的叶面上投下斑 驳的光影,恍如时光老人用金笔写 下的印记。

我驻足凝视,忽然明白:秋荷的 美,在于那份静默的坚守。它不因无 人欣赏而萎顿,不因季节更迭而颓 唐。风来时,它轻轻摇曳,与秋风共 舞;雨落时,它静静承恩,将每一滴甘 露都珍藏在叶心的褶皱里。即使容 颜老去,风骨犹存;哪怕繁华落尽,气 节仍在。这种美不喧哗,却掷地有 声;不张扬,却震撼人心。

池塘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清瘦 如荷的老人。他手持一本泛黄的诗 集,却久久未曾翻动一页,只是出 神地望着池中的秋荷。那眼神温 柔而又深邃,仿佛在凝视一位相交 多年的老友,又似乎在与自己的灵 魂对话。我们目光相遇的瞬间,不 由会心一笑,竟有种无言的默契。 在这静谧的秋晨,在这方荷塘畔, 我们都是秋荷的学生,学习如何与 时光和解,如何与寂寞为伴,如何 在繁华落尽后依然保持生命的尊

离开时,我虔诚邀请了一支秋 荷。回家后,将它安置在素白的花瓶 里,置于书案一隅。令人惊奇的是, 它依然保持着水中的姿态,安之若 素,那份傲骨不曾因环境的改变而折 损分毫。每当夜深人静,我总要看它 一会儿。那些枯萎的脉络里,流淌着 生命的秘密;那些斑驳的印记中,镌 刻着岁月的箴言。有时写作至深夜, 抬头见它在台灯下投下清癯的影子, 竟比任何名言警句都更能让我静下 心来。

原来静美至此,可以照见人心; 原来成熟如斯,方能读懂秋荷。它不 语,却道尽人生真谛;它不争,却赢得 世人敬重。在这个追求速成与表象 的时代,秋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 启示:真正的成熟,不在于外表的完 美,而在于内心的丰盈;不在于得到 了多少掌声,而在于能否在寂寞中 坚守本心。

人生如荷,既要能在盛夏绽放, 也要能在秋日坚守;既要经得起掌 声,也要耐得住寂寞。而这,或许就 是成熟后最美的姿态吧。

女儿放假回来,第一天的早点当 属糯米饭团。西北那边以面食为主, 饭团倒成了孩子对故乡美食的印记。 沿着锦绣路驶去,找到了一家卖饭团 的摊位。加上里脊,配盒豆浆,遂成一 顿简单的早餐。 顺安古镇历来商贾云集,繁华兴

盛,各式早点唤醒着清晨的烟火气。 传统的包子、油条、馒头、面条、茶叶 蛋、豆脑、锅贴饺,依旧承载着岁月的 味道,相伴几代人的早餐时光。农家 手工精做的发糕、麻糍,称作"稻米变 身的杰作",洁白如玉,软糯蓬松,清甜 香润,老少咸宜,传承了江南饮食文化 的美好寓意和殷殷期盼。这些年,早 点品类越发丰富多样,葱油饼、手抓 饼、牛肉汤、酱香饼、烫菜、下塘烧饼、 肯德基等连锁美食,在光阴交替里洋 溢着古镇的活力,带来精神的愉悦与

每每忆起当年父亲喜爱的米饺, 那些熟悉的画面依稀如昨。父亲是合 肥人,早年辗转落户顺安。三河米饺 是合肥传统名小吃。上世纪80年代 末,一位年轻的徐姓无为人来到顺安, 在老桥对面的路边做起了炸米饺的早 点生意。米饺以籼米粉做成饺皮,虾 米、豆腐干、肉末及调料做馅。高温油 炸后,立马变得金灿灿、黄澄澄的,像 一弯胖乎乎的月牙,外酥里嫩,软脆鲜 香。吃一口满嘴油津,回味悠长。父 亲隔三岔五地买来几个,这掺杂着美 味与对故土情感的米饺,也俘获了我 的舌尖。除了油炸,蒸煮后蘸上酱料, 别有风味。父亲离世近三十年了,炸 米饺的老徐早就干起了保安。米饺有 味,思念无声,那久远的香气还在风中 回旋、飘摇。

锦绣路与红星路交口,老吴早点 铺开了很多年。依托一辆小三轮,支 起两口小油锅,夫妻俩一大早就开始 操持起这门小生意。油糍、春卷、臭 干、糍糕、小米粑,这看家几大件,在 手法老到、技艺娴熟的老吴手下,被 烹制成早间时光的香气,温暖着每一 位食客的肠胃。几样早点争先恐后 地在油锅里洗个"热水澡",再摆上支 架沥油,等候出货。滋啦啦的油煎声 和热腾腾的锅气,瞬间飞跃起一股真 实的暖意和绵柔的气息。唇齿之间, 这个味道猛然触发了儿时的记忆,像 是被时间冻结在古早年代,生出了更 多对过往场景的怀旧和追寻。古朴 之味拴住了不少食客的心,一些老顾 客常是驱车前来,长此以往。疫情期



间,我去顺安看望老 母亲。那时店铺关 张,吃上早点的想法 异常奢侈。让我意外 的是,老吴竟然想到 在小区空地上摆起了 早点摊,专为邻居提 供早点服务。这下方

以尝到她爱吃的油 炸臭干了。我钦佩 老吴做早点的认真 劲儿,上午售卖,下 午制作,心无旁骛,专 心投入。世上一切芜 杂之事与其无关,做 早点之余,就是遛狗、

的

便多了,老母亲也可

听邻居赵姐说, 新桥矿的狮子头饶有 滋味。周末一早,我 兴冲冲地奔去,在农 贸市场旁边找到了这 家店面。做成花卷 样子的狮子头,比拳 头小点。很久没尝 过了,仿佛旧友重 逢。女店主不无自 信地说,她家每天只

做百余个,迟一步就断货,标准限量 版哦。但见几个狮子头滑入热锅, 油温六七成热,滚烫的油花四溢开 来,滋啦作响,好不欢畅。中小火慢 慢炸,直炸到外焦里嫩,外脆里软。 趁热咬上一口金黄色的狮子头,咔 嚓一声,或是掰一块放入嘴里,有点 微辣,嚼出嘎嘣响,品出咸脆香,真 是带劲儿! 饮一口早茶、牛奶,来碗 稀粥,可驱走油腻,体验味觉的狂 欢,足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现 代人注重健康养生,油炸食品还是 不宜多食。

细数顺安的早餐江湖,"化肥厂 面条"店开进了铜陵市区,三月三城 里永泉风味的自助式早餐曾一度风 靡,顺安锅贴三十余载妥妥老字号, 凤凰山景区铁石宕的油条摊香飘四 溢,附近老矿区一家卤鸭面备受新 媒体博主的青睐,701工厂马家小肉 包经营了三十多年,配上四五个小 菜,一直行销至今……顺安的早点, 不事张扬,简单纯粹,虽比不上芜湖 的名气和排场,到不了扬州的精致和 高端,远不及"早餐之都"武汉能把早 餐吃成节日的盛景,也攀附不到大城 市早餐文化的底蕴深厚与丰裕多元, 但那份故乡特有的魅力与风味,是一 份朴素而持久的故土情怀,是一场坚 定而执着的精神守望。以平常心生 情味,让我们从日日平凡中体味义安 的味道、生活的美好,一样尽享早餐 的热烈与自由。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 依然记得老桥边李家的小笼汤包和 张家的大白馒头、老中学前何家的油 炸狮子头、老邮局旁王家的馄饨、周 家的面条……物已逝,人已非。那些 远去的家乡美味,那种年少时一口沦 陷、不可比拟的昔日感觉,像一串串美 妙的音符,跳跃回响,久久不忘,在味 蕾上舞蹈,在记忆里生香。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广告部:5861508 (联系人:陈幸欣)

邮 政 编 码 : 244000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电话:总编室:5860136 全年定价:100.00元

编辑部:5860131 (传真)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